照进岁月深处的阳光

■邓迪思

国防纪事

一

他94岁了，当一切皆已衰老，却还有目光中的祥和与平静，深深镶嵌在苍苍白发、沟壑皱纹里。从幼学之龄到鲐背之年，虽然背负了无数坎坷与辛酸，但终化为秋叶般沉静的微笑。小屋外那株石榴树，火红的花儿正托起一片晚霞的绚烂。

陈廷珠已不记得童年，只记得故乡是阜平县平阳镇土门村，自己出生于1927年4月2日。侵略者的刺刀将他的童年抹去了，只剩下痛苦与仇恨。

他眼瞅着日本鬼子来到家乡，放火烧了他日日玩耍的祖宅；眼瞅着亲人和家乡父老怎样被残害在刺刀、石碾之下，火焰之中……童年变成一场惊悚的噩梦。

那时，他才10岁。把他从噩梦中拯救出来的是一批穿灰军装的人，那是聂荣臻的部队。他的家乡成为我党我军历史上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

10岁，他从一个放羊娃变成了儿童团团长；12岁，成为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大公务员。在家中，他排行第六，人们亲切地喊他“小六儿”。就连彭真也这样喊他。彭真就住在他家，亲切地拍拍他的肩膀，夸他干得好、有志气。他望着彭真炯炯的眼神，腼腆地笑了笑。虽然彭真是个大人物，但是和他一家很熟，他并不怯生。可被夸奖时，他还是感到不好意思。而手握红缨枪时，他就变成了另一个样子，那冷静的神态，活像久经沙场的老兵。

他渴望自己快些长大，把手里的红缨枪换成带铁管的沉甸甸的真家伙，让复仇的子弹痛痛快快地射入鬼子的胸膛，让怒火喷出来，化解10岁心头上那条深深的伤疤。

这一等就是7年。1944年，抗战进入尾声，163联队连同那个从女英雄腿上割肉吃的日本皇族荒井被全歼在战场。那一刻，陈廷珠不是高兴地喊出了声，而是哭了。大仇得报，此时布满阴霾的天空应该下一场雨，让亲人的坟上菩提花开。

1945年8月，陈廷珠随部队来到张家口，让鬼子缴械投降，已成丧家之犬的鬼子蛮横地拒绝了。于是，晋察冀军区兵分三路对张家口发起总攻，苏蒙联军从北部发动进攻。只打了一天，鬼子就撑不住了。3天后，他们狼狈逃走，沿途被不断痛击，扔下一路尸体。这次陈廷珠笑了。他真希望自己是一个机枪手，打得更解气些。

1946年1月，陈廷珠终于成为梦寐以求的共产党员。同年3月，成为晋察冀军区摩托训练大队学员。从此，他一生都在同车辆打交道，汽油味儿是他最熟悉的味道。

虽然是汽车兵，可是汽油紧缺，他们不得不把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汽车改装成马车，扬起鞭子，吆喝一声“嘚——驾——”赶着汽车往前跑。就要解放石家庄了，前线需要大批物资，他们连夜赶着“马拉汽车”运输物资。即使在夜晚，飞机也突袭轰炸，先是投放照明弹，一声闷响之后，天空变得雪亮雪亮。多亏他们躲得快，才没有造成伤亡。

他多想开着汽车，手握方向盘，喇叭一按，脚踏油门，引擎轰轰作响，那才有驾驶员的神气劲儿。这梦实现得如此之快：1947年11月12日凌晨，他奉命到石家庄休门村附近的一个修理厂，接收了50多辆美式汽车——道奇T-234。他围着汽车摸呀、看呀，就像娶了一个新媳妇儿。有了车，就有了用武之地，他开着这大家伙，装上满满的弹药、物资，不停地往前线运送，解放石家庄，解放保定，解放太原……

1949年3月25日，陈廷珠参加了西苑机场阅兵。他驾驶着汽车在方阵中缓缓前行，看到了仰慕已久的毛主席、朱总司令……

他知道，新中国即将迎来黎明的曙光！

二

1951年3月，他们3辆车一组，从铁道桥上过鸭绿江。载着满满的物资，过一格一格的枕木，虽然汽车已经伪装，糊上黄泥巴，盖上防护网，但在桥上很容易被敌机发现。

上桥不久，陈廷珠就瞥见空中来了4个黑色的“鸟影”，那是B-29轰炸机。想退不能退，想快不能快，生死由命，他只能慢吞吞地往前开。B-29开始投弹，苏式高射炮也开始怒吼，爆炸声不是此起彼伏，而如一串串连绵不绝的雷电，硝烟像浓雾一样扑打在挡风玻璃上。

仅仅16分钟，天空、大地、江水仿佛全都碎掉，只剩下凝滞的时间和四散的黑烟。

当一切平静下来之后，他们下车清理道路，检查车辆。这时，星星看起来也格外疲惫。发动引擎后，黑得看不到路，只能凭感觉开车，底盘下传来“咯噔咯噔”的轮音。

到了抗美援朝战场的那天晚上，夜阴沉沉的，没有一丝光。尽管对他们来说，这是好天气，但陈廷珠觉得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压抑。

前方有一段道路极为泥泞，稍不小心车就会陷进去。他们跟在朝鲜军车后面，那辆车开了一下大灯，仅仅几秒钟，他便听到空中飞机的轰鸣，接着是一串机关炮的响声……

飞机离开了，陈廷珠打开车门，冲到前车上，却先看到一堆肠子顺着肚皮往外滑，血汩汩地冒，中弹的战友盯着他，不说话。无法包扎，受的伤太重了。

战友喃喃地说：“我想回国，我想回国。”陈廷珠忍着眼泪点点头：“咱们回去。”他看着战友在他眼皮底下咽气，像一个无助的孩子。他把战友包起来，抱到车厢后面，轻轻放下……

在离上甘岭不远的一个阵地，一场拉锯战打响。陈廷珠紧急运输炮弹和食品过去。行至凌晨2时多，前方路上有一辆车，车灯亮着。陈廷珠的心被什么拉拽了一下，头皮有点发麻。志愿军夜间行车是从来不开灯的，一定是敌人的车。他深吸一口气，冷静下来，也把大灯打开，慢慢地往前开。

距离越来越近，陈廷珠清楚地看到美国兵低着头在修理汽车。看到后方徐徐驶来的车，美国兵向车里的陈廷珠招了一下手，意思是停下来帮着修车。美国兵把陈廷珠当成李承晚部队的兵了。陈廷珠停下车，拎起驾驶室里一把大号扳手，慢吞吞地往前走。

美国兵看陈廷珠磨磨蹭蹭，嘴里骂了句，待陈廷珠走近，伸手就打过来。陈廷珠抬起左臂一挡，瞬间看到美国兵惊讶了一秒钟，这时他右手紧握的扳手已经狠狠地砸在对方脑袋上。那家伙来不及叫一声，就倒下了。

陈廷珠的心脏“怦怦怦”剧烈地跳，但还是屏住呼吸，悄悄地走到车后，往车厢一探：一群美国兵七扭八歪地都在睡觉，月光照着他们满是胡茬的脸。

陈廷珠赶紧蹑手蹑脚地跑回车上，发动引擎，离开。

他找到自己的部队，把情况一汇报，部队立刻跟着他出发。来到那辆美国车前，司机已经死亡，车后的大兵依然在酣睡，被他们抓个正着。被志愿军喊醒的时候，美国兵们不由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陈廷珠就这样成了传奇，靠一把扳手俘虏了一车美国兵。多年以后，谈起这事来，他依然津津乐道，但紧张也是真的，甚至有些后怕。而那就是一种自然的情绪，战场上，生与死就是一秒钟的事，谁也躲不开，无法不面对死亡。

就在路上，他多少次看到年轻的生命逝去，有的就牺牲在他怀里。他也看到过很多木牌，写着“卫国牺牲无上光荣”，这就是战友的坟墓。

他也看到过许多敌人的尸体，无人收拾，已经腐烂，有的烂成了白骨。乌鸦把尸体当作美餐，并发出难听的却是快乐的叫声。而对生者来说，这声音格外凄凉，每一声都在诉说着战争的残酷。

三

生命的合唱，需要一些人匍匐前行，另一些人才能昂首站立。

那个朝鲜人招手拦车的时候，陈廷珠不知道为什么放慢了速度，别的车径直过去，没有停留。汽车队有规定，不准陌生人上车。李承晚部队的特务经常冒充人民军，满脸热情地打招呼，上来就如兄弟一般握手，到了僻静处，他们就会拔出枪……

陈廷珠慢慢地开，朝鲜人跟着他走，边走边说自己当过四野的炮兵，打过新保安战役，参加过西苑机场阅兵，现在养好伤了，想回前线参战。陈廷珠就问细节，朝鲜人都说得上来。再看一眼朝鲜人，陈廷珠觉得眼神和他一样真诚老实。

“上来吧。”陈廷珠知道违反了规定，但是破例这一次，前线会多一个英勇的战士。朝鲜人叫康丁山，是个“话匣子”，开了就关不住。康丁山一路上教他怎么躲避飞机：“飞机是活的，像个秃鹫一样，你是它的猎物，它不会放过任何猎物。看到它就赶紧躲，找藏身之地。等它俯冲的时候再躲，就晚了。最好找个弹坑趴下，没有弹坑就撅起屁股趴下。航空炸弹会炸出一个直径20米的坑，翻起的土像黄色的巨浪，把你深深埋住。要是平着卧倒，多半你会窒息；要是撅着，用屁股一拱一拱，还能从土里倒着钻出来。”

陈廷珠送康丁山到平壤，本以为就此分别了，谁料在战场上又见到一次。那时康丁山已是朝鲜人民军炮兵营长，见到陈廷珠，还是有说不完的话。

康丁山教的那些经验都是血换来的。陈廷珠知道，这次巧遇等于让他捡了好几条命。

修机场时，天气热得让人想钻到地下，汗水迷蒙了眼睛。天上来了一群“秃鹫”，陈廷珠赶快找隐蔽的地方撅着屁股趴下。抬头的工夫，看到战友吴天明还在跑。陈廷珠想喊，可没等他喊出来，就看到一枚炸弹落在吴天明的身边。闪光，巨响，吴天明飞起来，整个人都碎掉了，碎成很多块，飞到阳光的深处。

那天，400多个战友牺牲了。弹壳的碎片到处都是，还有尸体的碎片。

“秃鹫”残暴，也狡猾。一次刚装好车，3只“秃鹫”就来了，两只扫射，一只扔闪光弹。陈廷珠驾车冲上盘山公路，利用弯道不停地躲避，“秃鹫”追了他20公里。他幸运地找到一个隐蔽点躲起来，一直到“秃鹫”不甘心地离开。

1955年7月，福建古田。午饭时，一辆装满炸药的军车突然自燃，冒起阵阵白烟。陈廷珠扔下饭盒，冲过去，捡起石头，砸碎车窗。没有车钥匙，只用把螺丝刀别着电门打着火，他就这么一手别着，一手开车。生死时速，他没有时间多想，紧踩着油门，远离部队。他不知道哪一秒会爆炸，这一车炸药会把他蒸发，连碎片都找不到。一公里后，河水明亮，他加大油门，一头冲进河里，安全了。

陈廷珠想起1953年从朝鲜回国参加国庆阅兵的场景。这次他不在阅兵方阵里，而是作为一名英雄，站在百余人的观礼团里。那天他穿了崭新的军装，佩戴了满满的军功章、纪念章。

国宴上，周总理致辞敬酒，那是陈廷珠平生第一次喝葡萄酒，红郁的颜色，浓浓的。

如今他已老去，只平静地散步、读书、看报。他想起朝鲜的金达莱花，紫罗兰色的，吐着长长的蕊。那些惊心动魄的时刻，渐渐变得遥远，而那些黑色的硝烟所换来的金色阳光，正在一秒秒变得更加明亮。

精神之光

在生联读『火』

■赵宽宏

生联，好小好小的地方，是贵州省长顺县种获乡的一个村。在这里，我觅得举在岁月深处寒冬里的一把“火”，感慨不已。

自然，我说的这把“火”，不是通常人们目视到的摇曳的火焰，而是闪烁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的星星之火，是点亮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希望之火——红军标语。

那是1935年的4月，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岁月确实黑暗如严冬。而红军的标语正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烛照漫漫长夜中的中国。

标语虽小，作用却大。它要言不烦，活泼形象，正确贴切，朗朗上口，深受老百姓喜爱。因此，1934年邓小平主编《红星》报时，就转载过一篇《实行连队写标语竞赛》的文章，“为着把我们一切标语口号更深入到群众中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因此，我们号召各连队写标语竞赛。具体办法如下：一、凡是能写字的战士，每人练习写熟一条至十条标语；二、每人每天都写一条至五条标语；三、标语可用毛笔、炭笔、粉笔、石灰块等书写（不管字的大小）；四、凡是宿营地及大休息地的墙壁都要写满标语……”于是，红军在长征途中，一路艰难前行，一路书写革命标语。有人做过统计，如今在当年长征路上还能够看到的红军标语，尚有数千条之多。作为一种宣传载体，当年红军在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揭露社会黑暗、发动群众团结抗日方面，的确起到很大的作用。

生联的这把“火”，是中央红军1935年4月10日至13日经过贵州长顺时播下的。2016年，时年90岁的生联村民陈学明老人，回忆起当年红军过境时的情形，仍记忆犹新。那天早上，听说红军来了，大家就都往山上跑。这一带的老百姓很穷，因为连年兵乱，不知红军是什么性质的队伍，所以听到有部队来便往山里跑。当年9岁的陈学明也跟在大人后边跑，可没跑多远，遇见了红军的队伍。红军穿的衣服有灰色的、蓝色的，还有穿便装的。队伍里有人大声招呼惊慌的村民，告诉他们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后来大家就都回了村。因为红军纪律严明，吃粮菜、用物品都花大洋买，还帮村民砍柴做事，村民们终于认识到这是老百姓自己的部队。

之后，生联村民们就在一些房屋的墙上看到了红军点燃的“火”——书写出的各种标语。2012年，当地政府利用生联村当年的老旧民居，建了一座“长顺红军标语纪念馆”。贵州是多民族地区，在开放式的纪念馆大院内，一幅又一幅具有民族特色的标语次第展现在人们面前：“反对国民党压迫与屠杀苗、瑶等弱小民族”“政治上、经济上苗人、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反对王家烈、犹国才对苗人的一切苛捐杂税”“红军是保护苗、瑶、侗、回等弱小民族的”……在纪念馆的山墙和后墙上，“打倒不去抗日专来屠杀中国工农红军的国民党”“拥护苏维埃中央政府对日作战”两幅长度超过7米的标语至今保存完好。这些标语是用石灰和锅底黑灰调和后写成的，因此不容易褪色和消失。

纪念馆还陈列有一些实物、图片和文献，集中展现了中央红军主力经过长顺留下的文物。这些文物中，有个“红军升”颇为引人注目。

人是铁，饭是钢，部队行军打仗要吃粮。村民马廷方将藏起来的粮食装满6个麻袋，每袋约160斤，用3匹马驮运到生联村红军驻地，无偿送给红军。他说：“红军是我们老百姓的队伍，我捐点粮是应该的。”可红军坚持要用钱买，并说：“你不收钱，这粮食我们是不会要的。”接着一个伙夫模样的红军战士拿出一个升子，一升一升地称量粮食，按市价计算后，递给马廷方20块银圆。马廷方当晚回到家收拾麻袋时，发现把红军的那个升子也带了回来，上面还刻有“红星政府”的字样。当时天已黑，他心想等第二天再给送回去。没承想军情紧急，第二天天不亮，红军就开拔了。这个“红军升”就这样留在了生联村的马廷方家，成为他家的传家宝。那年红军标语纪念馆成立时，马家将“红军升”捐给了纪念馆；之后，这个“红军升”又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发生在1935年春有关“红军升”的这段佳话，让人动容。

那一年，中央红军途经长顺，留下许多红军标语和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在残酷的战争年代，标语作为宣传群众、瓦解敌军、鼓舞斗志的重要武器，载体虽小，容量却大，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这些红军标语像火一样，历经时光洗礼，仍能向人们展示那段光辉的峥嵘岁月。

踱出长顺红军标语纪念馆大院，来到左侧的小山岗下，树木森森，满目苍翠。那阵阵林涛，似乎在向人们诉说中国革命的历史风云。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然而，生联的“火”告诉一辈又一辈后来人，革命精神永存。

短笛新韵

给界碑描红

■覃源漫

每年　我都到边关给界碑描红
还没出发自先激动
看见界碑
软弱的我忽然浑身力量　豪迈勇敢
界碑定义的边关　多像母亲的臂弯
而我一直安睡其间　从未走远

描红时　我总沉默无言
千年的风呼啸而来
在耳边盘旋着说
这一抹红
是家国永远的底色　不变的魂

当笔管缓缓抽离斑驳的碑面
像难舍难分的吻
我就无法自拔地陷入爱恋
家国有边　江海有岸
而我有你才身定心安

归来不久　我常喃喃自语
人一生应该给界碑添一抹红
当红墨触到微凹的字痕
你会自然地虔诚而庄严
当红字像逐渐燃旺的火焰
那一刻的沉吟
胜过万语千言

小郭书记“破案”记

■张长国

世相一笔

要说这旗杆村，各项工作在全乡可是顶呱呱的。比如在乡风文明方面，村里的老刘书记可以掰着手指头数上个一二三，什么喜事简办、敬老孝亲、拾金不昧，等等。拿老刘书记的话说就是“咱可以拍着胸脯作保证”。但是，从“第一书记”到村后，老刘感觉自己的保证似乎有些夸大了。

年初，县里给旗杆村下派了一位“第一书记”——县人武部的民兵教练员小郭。据老刘了解，小郭是大学生，这次下派，是他主动向组织提出的，而且直接选择到离县城最远的旗杆村。

那天，老刘去乡里接小郭，却没接着。听办公室的人说，一大早，小郭就骑着自己的变速自行车到村里报到去了。老刘随即接到小郭打来的电话，说自己已到了村里。“这个小郭！”老刘心里想，“一点基层经验也没有，不说先打个电话，让我白跑一趟。”老刘只好又回到村里，在大街上见到了小郭，一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小伙子。

“刘书记，咱村这个文明村名不虚传呀，我刚才在村里转了转，卫生和绿化都很好。”小郭称赞说。

“哪里，哪里，这都是群众思想觉悟高，加上支部的带领，大家共同干的结果。”老刘谦虚道。

“那咱们再到几户村民家转转吧，我也了解一下基本情况。”于是，老刘和小郭就一起到十几个家庭进行走访。

当来到基干民兵李大保家时，看到窗明几净、庭院整洁，两人不禁啧啧称赞。小郭走进厨房，看到里面用上了天然气，还安装了抽油烟机，感慨道：“李大哥家的厨房和城里人的一样了。”

小郭转身正要出厨房，忽然，一眼瞥见厨房的垃圾篓里有两个圆圆的东西。他仔细一看，眉头皱了起来。他弯腰从垃圾篓里将其拿出，老刘才发现是两个皱巴巴的馒头。这下，老刘脸上觉得不好看了，不珍惜粮食、乱扔馒头，无疑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老刘当即问道：“大保，这馒头是怎么回事？”李大保脸红了，说：“蒸得不好，就扔了。”小郭觉得李大保话里有话，再三追问，李大保才吞吞吐吐地说出实情。

原来，李大保家种了两亩麦子，都是自己打面蒸馍吃。最近蒸馍时，等馍熟掀锅后，他发现总会有几个白馍缩成硬疙瘩。农村管这个叫“鬼捏馍”，不吉利，所以他干脆就把这样的馍扔了。李大保说他还想找个风水先生给看看，但一想到这是封建迷信，正犹豫该怎么办，可巧就遇到了小郭书记来他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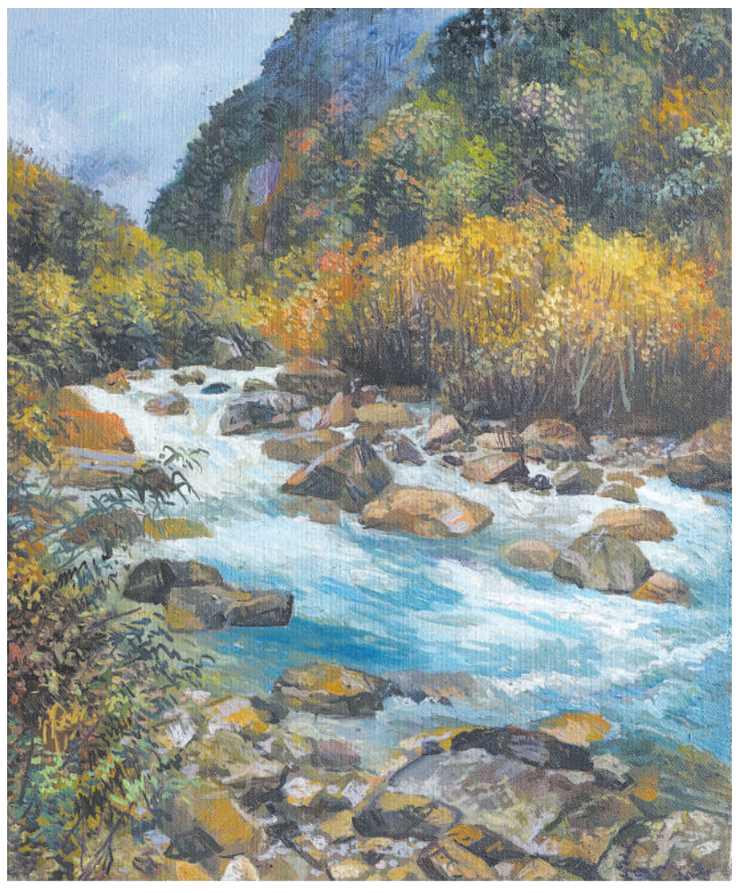
听到这里，小郭仔细地观察了李大保家的锅，说：“等下午你再蒸一次馍，我来看看。”

下午，小郭和老刘来到李大保家，和他一起又蒸了一次馍。等馍熟的时候，李大保没等关火就猛地掀开锅盖，果然，有两个大白馍眼看着缩小了。小郭仔细盯着锅里的馍，水蒸气直扑到脸上，连眼镜上也蒙了一层水雾。忽然，小郭说：“咱再蒸一次。”等馍熟的时候，李大保正准备掀锅，却被小郭挡住了。小郭关了火，等了五六分钟，说：“可以了。”李大保把锅掀开，奇怪，一锅白馍一个缩小的也没有。

李大保迷惑了：“这是咋回事？”小郭解释说，蒸馍时锅里的温度高，气压也高，馍熟后掀开锅时，水蒸气上升，冷空气进来，表面滴上了冷凝水的馍热胀冷缩，就产生了缩小的现象，“并不是什么‘鬼捏馍’，蒸馍时用慢火烧、出锅时晚掀锅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李大保恍然大悟。他高兴地说：“郭书记，你真是组织给咱派来的神探呀！这个案子高低被你破了。”

从那以后，小郭书记“破案”的名声传开了。这个“第一书记”走村串户，为村民办事解难题，旗杆村的文明风气越来越浓了。



清　泉（油画）　朱志斌作